

怡志堂文初編

序

國朝治古文者自桐城方侍郎苞精義法繼之者劉教
諭大樾縱橫變化一歸於正姚郎中鼐則一屏才氣委
蛇繩尺桂林朱伯韓先生由翰林入諫垣慷慨言事不
搪摭細故家居時值粵逆初起率士民爲團練守禦之
法有條有理身歷數十戰所拔識多名將如今提督張
國樑其一也而桂林亦賴先生以幸完泊事定來京師
絕口不言功孜孜以文字相質問頃出其文鈔數卷
見示根柢經術博參史傳而又運以氣馭以法雄深峻
邁莫不有真性情以鼓鑄其閒其孟子說日一於寬者

謂寬可輯眾而不知姑容之惠姦也一於猛者謂猛可
拯亂而不知搏擊之傷酷也又曰是故善觀人者苟有
所託無論言仁言義言性言堯舜而皆不可信苟無所
託則雖臺榭貨色田獵戰鬥事之鄙者而可爲王道之
始其讀酷吏傳曰文案不簡吏蠹不除則天下終不可
得而治至哉言乎此當求諸文以外者也僕嘗謂先生
曰當今之世知人爲要知人而能用人爲要今中原多
故矣其能奮發有爲以幹畧自任者仍不外平日知交
相期許之一二人故觀其文可以知其人聽其平日之
議論可以覘他日之設施古今科名爵位炫赫一時而

身後無聞者何可勝道惟養諸中者有物斯發於外者
皆真正人心厚風俗卽於是乎在文之有關於世教豈
細故哉嗚呼知斯言而讀先生之文者可以思矣咸豐
七年十月潘曾綬撰

敘

桂林朱伯韓先生居諫垣直聲滿天下比粵西寇起先生居鄉創義保衛里閭會賊中梟將某慕義來歸羣將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毅然以十口保之後其人成大功殉王事議者謂李白之識郭子儀殆遜之矣論團練功以道員用未施於政從役江蘇浙江當是時東南鼎沸兵甲連千里先生紆籌料敵不竟其志致命疆場炳如日星嗚呼如先生者豈徒以文傳哉而先生之文植體經訓原本忠孝恆病當世人心壞於言利故於讀孟子書貨殖傳後表立言宗旨其他則萬變而不離夫利

之入人心也如水決垣無所不摧如火燎原無所不烈
有點者揚義之名攫利之實則其既愈大內而家庭外
而中國天下交征者日盛而不已至於變本加厲何所
不至萑苻之盜賊敵國外患之憑陵睽睽萬目惟利是
眈充類至盡殆甚於洪水猛獸得一人昌言以排之庶
幾振迷之木鐸也子輿氏七篇息邪說距詖行而首發
仁義大聲疾嘯以正言利之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則
先生之功其諸不在孟子下歟桂林之山奇秀甲天下
而聞人蓋寡不逮中國豈其僻遠無由自通與抑亦旁
薄鬱積而有所待也 國朝古文起元明之衰靡粹然

復出於正桐城方氏姚氏後先相望爲世儒宗而粵西
呂先生璜同聲應之至朱先生而益大先生揮斥萬有
暉麗媿雅兼方姚之長而擴其所未至桂林奇秀之氣
其特鍾於是矣咸豐中獻獲接先生於京師推獎之言
猶若在耳老成丰采猶若在目而清忠亮節爲國効
死獻在杭州與修忠義錄嘗流涕爲先生立傳計偕入
都見先生文集刻成復流涕而爲之敘文凡六卷皆先
生在京師時手定付獻錄副者聞吳門曾以聚珍板印
行不知於此本異同何如也同治七年三月譚獻饌

怡志堂文初編卷一

桂林朱琦伯韓

辨學上

學之爲塗有三曰義理也考訂也詞章也三者皆聖人之道也於古也合於今也分專取之則精兼貫之則博得其一而昧其二則隘附於此而攻於彼則陋有所利而爲之而挾以爭名則僞昔者孔子之時道術出於一其爲教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而人無異說其於問仁問政問孝問行問知所問同而答皆異而人無異議其設科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其及門有狂有狷有中行而

人皆得成其材故曰道術出於一一故合也孔子沒羣弟子以其所得轉相授受而學始分至孟子出幾幾能合之然當是時刑名法術縱橫楊墨諸家競起而又不
能勝至秦遂大壞而漢之學者收拾煨燼之餘去聖愈
遠而學遂不可復合矣於是區而爲六家總而爲七畧
厯史所載書目所錄由漢迄今數千年學之爲途日雜
而辯議日繁然綜其要則義理也考訂也詞章也學之
爲塗雖繁且雜不越此三者爲義理者本於孔孟衍於
荀楊王通韓愈而盛於宋之程朱爲考訂者亦本孔子
泝流於漢沿於唐初而盛於明末之顧炎武其於詞章

也六經尊矣諸子百史備矣漢朝人莫不能文至六代
寢靡焉而盛於唐之昌黎氏是故有專而取者如漢之
經師專治章句而詳於考訂宋之諸儒專治德性而深
於義理者也有兼而貫者如司馬遷之爲史鄭康成之
說經韓之雄於文而其自任以道朱之醇於儒而又工
於文詞明於訓詁是也故曰精且博也其次則得其一
矣其一顯於體而疏於用其爲道隘矣辯於義而俚於
詞其爲道亦隘矣治考據詞章者亦然交濟則皆善抵
牾則皆病蓋方其始爲之也無論其爲義理考訂詞章
也其閒必有一二巨子爲之倡其後舉天下人從而附

之附之不已又從而爭之爭之不已其高者不過以爲
名其下者至於趨利而止矣故又曰陋且僞也然則救
之將奈何曰宋之程朱慮考訂詞章之害道也而矯以
義理以聖人爲的以居敬窮理爲端其徒相與守之於
是義理明而是二者皆衰至明用以取士士之趨向亦
云正矣然陋者盡屏百家之書不觀其爲制科文者類
能依附於仁義道德之懿而不能盡適於用至於今日
學者但以爲利祿之階又其敝也於是樸學者又矯之
博撫羣籍叅攷異同使天下皆知通經學古之爲高而
歸之實事求是意非不善也至其敝也繁詞累牘摛摘

細碎專以剽擊先儒謂說理爲蹈虛空文爲寡用數十
年來義理詞章之習少衰沿其說者亦淺厭之而考訂
者亦微矣而士之敝心力於科舉速化之學聲病偶對
字畫之閒方競進而未已也傳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窮
則變變則通自漢以後其學病於雜雜者可治以孔孟
之道而反於滄今之學者病於趨利利者雖治以孔孟
之說而不能遽止而又未知所以救之之方也嗚呼此
吾之言學所以不病於雜而深惡夫言利者與

辨學中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於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

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統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都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湊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以萬里之遠山阻水涯車轡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

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者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闕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斂已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已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巇非第交闕之爲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途但執日程指日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閒形狀險

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况京都宮闕之壯
百官之富睹所繪之圖而遙揣焉其庸有當乎古人有
言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黨同門妬道真最學者大患又
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卽書有伏
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詩則齊魯韓毛鄭皆
各爲說而唐宋以後之箋註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同
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卽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
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哉朱子亦言某與彼常集其
長非判然立異者也且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
可合卽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

古初遺制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籍而廢之也故曰無
病其雜也然則學將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
道爲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
交鬪者之所笑也

辨學下

或曰子之嚴於義利之辨予旣聞之矣爲宋之學者不
必與漢爭爲程朱之學不必與陸王爭予旣知之矣然
則將舉漢宋而並治之乎曰漢以來之書各守一師各
尊一家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積月而不能殫也至
於宋此一語錄焉彼一劄記焉互相水火迭爲主奴支

出漫衍而不能止也學者將安從然則又舉朱與陸而并治之乎陸之說曰千古以上此心同也四海以內此心同也既知本矣何更言末既註我矣何更解經陸非不學者也然其弊必至廢學朱子則不然其爲格物之說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日而格之毋憚其瑣也其爲讀書之法曰今日析一解明日集一義未究其精則不敢遺其粗未得其前則不敢涉其後孜孜焉銖積而寸累毋畏其難也是故爲朱之學者其弊則寡矣而多與陸不合與漢亦不合不合則爭爭則學者將安從曰人之自爲學也與教於人者異人之學也其氣習

有南北其質有柔彊敏魯其近於漢也其治經也或詩或禮或易擇其一而有可守竟其業而使之精其於宋也亦然其趨於陸者必實之以朱束於朱者吾不欲其攻陸而不彊之使爲漢也是以人無齟齬其爲說易行其於道庶幾有合矣雖然自吾始學時至於今幾四十年矣而未敢信也雖然其徑途分矣向者吾喜觀近儒薛文清呂叔簡陳文恭以爲未足也進而求之程子朱子之說若易傳若春秋說若或問若小學近思若魯齋之私淑若陳黃之親炙而面語也然猶有疑者以爲聖人之道大矣其言無不包矣何以其說猶多不合蓋物

有相反而相成者於是又證之漢又博而叅之陸王平
心而求焉希其高者而懼其肆焉吾始而疑之久而徐
有悟焉於是又取程朱遺書而饜飫之而後亶乎其若
有會也雖然其敢謂爭者可息而疑者信乎其能以是
施於人乎夫觀衆水必導其歸匯衆說必折諸聖言學
至於道而止矣言道至孔孟而止矣然而其途不能以
驟闢其微不能以遽明也不得已而爲之說曰宋者階
於漢者也陸王聖之支裔而程朱其宗子也是故欲觀
聖人之道斷自程朱始欲爲程朱又自去其利心始

孟子說一

或問孟子以執一爲害道何也曰夫一者數之始也天地萬物之紀也是以聖人貴夫一雖然一未易識也而昧者執之矇矇昧昧抱一先生之言曰吾執一者也是子莫之類也是或楊墨而過者也故曰害道害道奈何曰堯舜之時人職一官官治一事然禹之陟司空而總百揆皋爲刑官矣又弼五教漢人之治經也博極羣經而後通一經如董仲舒劉向鄭康成之屬皆是也非得其一廢其一者也且執之爲害請譬之政一主寬一主猛一於寬者謂寬可輯衆而不知姑容之惠奸也一於猛者謂猛可拯亂而不知搏擊之傷酷也不見宋之議

新法乎曰必斷乃濟既任而勿疑也而蘇子瞻乃曰晉武伐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且孟子一書言伐國同也何以天吏則可齊人則不可言造朝同也何以敬王則可枉己則不可好勇好貨好色人之所諱而聖哲昌言之以爲同百姓則治私一己則亂至於辭受取與或取或不取或受或不受同而異之異而同之天下之變無窮也而鱖鱖然執其一謂有成格可循是淺夫小吏皆可攘臂而任天下之重而豈有是事哉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得其一廢其一過也知其

過而謂所執之皆非又過也然則如之何其可哉曰聖人必執兩而後一必多識而後一故曰學者毋輕言一

孟子說二

孟子闢邪說何謂邪曰凡有所託者皆邪彼圖伯者託湯武諱過者託周公並耕託神農治水託禹至告子始託於性而尤難識者楊墨之託仁義其次則鄉原其爲說正故其爲害深不攻則充塞仁義相率而爲楊爲墨爲鄉原爲告子攻之則其說屢變而不可詰昔者孟子言仁言義言性言堯舜其言禹與周公孔子之言也而彼亦言之其名是其心則利而已矣是故善觀人者苟

有所託無論言仁言義言性言堯舜而皆不可信苟無所託則雖臺榭貨色田獵戰鬪之鄙者而可爲王道之始戰國時去聖遠矣人不識性而因不識仁義與堯舜而其著書則莫不各有所託託於縱橫刑名陰陽雜家其害易知也託於性與堯舜仁義其說則正矣而人難知自漢以後去聖愈遠其爲說愈雜先儒有言火於秦黃老於漢然而如賈誼汲黯太史公之徒不諱言黃老雖雜而正其飾經術弋卿相者反曲學阿世雖正也而邪矣流及下衰言學僞言名節僞至其甚言老釋亦僞皆邪也其心皆緣於有所利而其始則緣於有所託所

託愈高而愈不可知至於近今則皆撫前人唾餘逢世
盜名其黠者以爲吾顯蹈焉其說立破也吾隱託焉雖
善攻者無如我何於是欲樹黨而美其名曰進賢欲拒
諫而斥其罪曰訕上欲竊權而倡爲威福自上之說而
陰以予其所喜而擠其所不愛牢籠操縱詖訛國是莫
敢訟言其人朝士相率碌碌避過而以緘默養安爲高
其所託蓋隱而幻矣而皆邪說蔽陷之至於此也故孟
子聞之而惡之也自孟子後能知其意出力而角之者
在唐惟昌黎其後讀而好之惟蘇明允耳昌黎排釋老
與孟子同功明允作辨奸論庶幾知言吾甚願後之讀

孟子者如明允也

孟子說三

余旣爲孟子說有過而疑者曰孟子之闢邪說不得已也其說如方氏所謂雖婦人孺子反之於心而信其誠然者也子之濶漫其詞以矜小人之僞託者其指同與否與其亦有不得已者與曰孟子以衛道余證以後世之史以防亂其辭異其拯人心之陷溺一也太史公謂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余謂爲人臣者不可不知孟子蓋孟子春秋之斷案也不知孟子君之於臣不過權寵籠絡臣之於君不過干澤

而已矣夫君而至於權寵籠絡爲之臣者但知于澤以
苟祿取容徇私蠹公孔子作春秋之所深惡也其爲人
心之害與洪水猛獸何異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
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其後將造朝聞齊王之言遽止
及詰以敬王乃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王前又曰齊
人莫如我敬王者說者以爲孟子權辭以對非也蓋孟
子之言救時者也繼春秋而作者也燕子之漢操莽春
秋之所謂亂臣賊子也其矯語前聖而緣飾以經術僞
也此未易辨雖然亦視其君何如耳君誠明則子之莽
操之姦自無所售若其不明則雖以孟子之言而不見

聽主日驕臣日諛馴至亡秦而墜蔽之禍成矣後世人
主如漢高光之闕達唐太宗之納諫庶幾能知此者大
抵開國之初禁網疏闊君臣相與如父兄子弟功罪審
而賞罰當故吏不敢壅而政無不舉及至中微主臣尊
卑之分闊絕上與下靡文相飾大臣持祿養交所學非
所用人材日以衰少雖有恭勤仁儉之主苦於無助且
疑王政不可復施於是多其制防不復任人使天下一
束於法久之法益敝姦益不勝至是而猶以仁義之說
進非迂則愚矣豈果迂且愚哉傳曰爲政在人王易王
霸易霸也有能發憤修政如古大有爲之君上之堯舜

次之漢高光唐太宗之流衰者可振而敝者可革也是
故欲正君者請仍如吾孟子告君以堯舜而已矣告君
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已矣故又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孟子

孟子說四

有持孟子之說者曰毋言利人必笑之民飢無以食寒
無以衣也壯者散而老者無所養也欲無言利可乎又
語以今之時賊民方滋有田不能耕有室家不能保向
之壯者死而老者填溝壑囂囂然責以守望民疾視狼
顧而議者皆曰城不完也兵不多也米粟不充也欲無

言利可乎子笑而謝曰子未覩其害耳傳曰小人之使
爲國家災害並至蓋惡言利也夫言利必至於相奪則
盜賊必起故曰先利後義不奪不厭又曰城郭不完兵
甲不多非國之災皆熟籌時勢利害而非迂闊不切事
情者也且天下有見爲利而實爲害者有迹似害而終
利者非遠見者不能察也請以治盜喻之盜之起也利
人之有耳利其有而奪之而未敢遽奪也及見上之專
務財用苟免吏議而盜不問於是始公然奪之矣然方
其初起也使爲民牧者捕一盜必誅誅一盜必賞捐數
萬金購之則盜可立盡且盜之爲害至易知也假使執

一盜而釋之曰吾不忍殺則此一盜不知所殺幾人獲
數十盜而釋之曰吾不欲盡殺則此數十盜又不知殺
幾百千人彼其釋之也是不忍於盜而忍於百姓也嗚
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縱虎狼
而曰不噬人此必無之事也雖然彼罔民者豈其本心
若是哉彼見不殺之爲利也而其害至於多殺見不費
之爲利也而其害至於多費論者追咎前事以爲養天
下之亂君子與小人同過予以爲受病仍在趨利營便
自爲多而爲民少又於兵事不相諳委節縮財用冀幸
目前無事見其近而忘其遠至其糜爛所費以巨億計

而兵不可卒解而當其始固不知其害之至於此也天下有見爲利而實害者此類是也然則何以救之齊人有言智慧不如乘勢最上誅滅之其次解散之簡賢能爲任輯流亡毋緩傾府庫無惜罷去一二汙吏而以堅甲利兵從事庶幾其可止此所謂迹似害而終利者也迺并列之以爲世鑒而又以塞世之專言利者

孟子說五

將謂取者義乎與之者義乎而士之介者必曰取之恐害於廉與之疑其傷惠也其達者必曰時而取也千駟萬鍾不以爲泰也時而與也雖珠玉錦繡而不以靳也

將謂仕者義乎不仕者義乎自隱居言之仕者卑不仕者高矣仕者汙不仕者潔矣自熱中言之則曰士不可無君故出疆必載贄遠臣不可無主故百里奚爲媵而伊尹以割烹且不仕非人情仕則大者行其道小者行其言功澤施於人名譽彰於時紆銀璜佩圭組可爲宗族故舊光寵也於是遊譚者聚而語曰取也與也仕也不仕也由前之說一節之士也由後之說大丈夫抵掌取富貴之爲也可無待再計而處也而以吾所觀孟子之書與孟子之論古人其辨取與曰一介不以與一介不以取此嚴於道義者也曰取之而悅則取取之而不

悅則不取此權於時勢者也其於仕也於齊於梁於魯而皆不合幾疑君子難仕當是時韓魏趙孟公孫衍張儀之屬人豔稱之而孟子獨遠而著書黜功利之害嚴儒墨之辨述仲尼卑管晏明王道羞詭遇至是人知仕之不可苟而取與之必以義而又爲之通其說曰士欲仕乎甯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之可受也不可以爲匹夫之諒也此孟子之大也

怡志堂文初編卷二

桂林朱琦伯韓

名實說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

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黷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
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
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
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
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矣當其峩冠襜褕從容步趨
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沈深不可測
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撝舌而莫敢言而所
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
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
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

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惴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踈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荀子書後

夏初琦讀荀子志所疑或曰子專宋學者奚取於荀子
朱子嘗有言荀卿言性惡大本已失奚足語道子又奚
取於荀子之言性而辯之琦曰余非有取於荀子也道
固不可以疑而不明也周元公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程子亦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張橫渠曰人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言性固以孟子
爲斷而宋之儒者亦不泥於一說也其卒歸於明其道
而已朱子於程張數說蓋嘗取之奚病於荀子其曰大
本已失者謂其專以惡言性則不可耳古書僞者衆矣

荀子要爲近道大抵讀周末諸子之書皆當區別觀之
不可以一端之蔽而棄之也

讀貨殖傳

班固作貢禹傳載禹之言曰武帝之世行一切之變使
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故
俗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
宦行雖犬彘家富勢足頤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
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
勉其子俗之敗壞一至於是其後龔勝亦累疏言天下
貧賤盜賊多吏不良災異數見不可不變而鮑宣又曰

方今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幸得居尊官食厚祿志但在營私家而已以尙容曲從爲賢以拱默私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琦嘗讀其言而痛之曰甚哉利之爲害乃至此也後更讀史遷貨殖傳究其所以然其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竊意其書蓋與平準相終始尤嫉孔僅桑宏羊之屬而公孫宏爲宰相不能救正反更阿意從諛太史公旣隱傷之故遂於孟荀傳深著其失至於廢書興歎以利爲亂始究極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可謂切

矣琦嘗以史遷爲知治本而班固所載貢禹鮑宣諸疏
大抵亦同此指故曰表正則影正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又曰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使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使其
好義不勝其好利也善哉姚子姬傳推言之也世言司
馬子長發憤而傳貨殖非也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
以甯靜澹泊先海內無較於物之盈絀而鹽鐵酒酤均
輸之役至以帝王之富親庶民之事使人徒自患其財
懷促促不終日之慮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者
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戶亡積貯物力凋耗大亂之

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

讀酷吏傳

汲黯嫉張湯深文小苛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湯一文吏耳黯何以嫉之若是而太史公爲傳至儕之酷吏跡湯所爲雖曰文深不至若趙禹義縱王溫舒之甚也而以爲酷吏何哉蓋法之殺人甚於桁楊刀鋸當漢武時天下亦多故矣而擾擾焉以法勝之其敝也至於姦僞萌起上下相遁而不能振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始湯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交私及爲廷尉列九卿讞

獄必嚮上指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者所平卽上意所欲
釋者其治時有縱舍然自是用法益刻奸益不勝公卿
相率面諛莫肯正言然後知湯之罪浮於趙禹義縱王
溫舒汲黯旣嫉之而太史公儕之酷吏誠不爲過故凡
爲小吏而乾沒爲大臣而希上指者皆祖湯之故智者
也吾嘗較而論之自漢以後大抵任法而不任人任人
則權在上任法則權在下彼湯者挾詐阿意所欲罪所
欲釋誠爲文深然猶操之上後世事同法異多立名目
例牘日繁不可究詰勢不得不委之胥吏權反在下矣
且爲之長者如奕棊然無復久任曹郎率多新進所學

非所用吏抱文書以署漫不敢訾省而爲老吏者積年
深用事久苛細繳繞難以卒破則權之歸於胥吏何疑
哉雖然今有與古異者古者法疏酷吏多黠吏少後世
法密酷吏少黠吏多酷吏害止於刑而殺人以爲功黠
吏并害於政而用人亦以賄屬矣善夫蘇子瞻之言曰
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疎無據
之法而繩天下今法令明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
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
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天下一毫之事務爲留滯
以待請屬非金錢無以行之故曰小人以法爲奸又曰

時之大患在於用法而不責情故權在胥吏嗚呼自漢以後病此久矣法之爲做亦已極矣故又曰文案不簡吏蠹不除天下終不可得而治

續蘇明允諫論

蘇明允作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爲證余謂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賞慎賞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賞並設然賞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恥而不辱以奴隸按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霍光誅昌邑之臣之不諫者爲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者

常多勇能諫怯不能諫則天下之能諫者少而不能諫者多必如蘇氏之言盡取怯者而刑之乎則不可勝刑設有諫者能諫其十而一之不諫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則不恕舍又非法且大臣亦有怯者刑不可加也苛於小而縱其巨不可謂公如此則刑之權易窮故謂不如慎賞而明示以意慎賞則不僭怯者不得僥倖而勇者奮明示以意則諫者知其斷然必出於賞而怯亦勇焉昔者百里奚事虞則默事秦則智子臧遜於越而彊威宣一叔孫通也始則阿二世取容已而事漢以死爭太子王珪孫伏伽戴胄之屬卷舌閉口於隋亢言極論

於唐豈前後若兩人哉蓋人臣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之所向天下奮袂抵掌而赴之矣誠使今之進諫者如齊威王之時明詔廷臣曰若者上賞若者中賞若者下賞如此而有不諫者吾不信也又如漢孝文時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不可用置之如此而有不樂諫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諫吾職也非有所利也好名貞士且恥之况利乎蘇氏亦言士有不悅賞不畏刑者示之以意而猶不至則奈何余謂不然人情大抵相近先王之制爲中士設也且人惟悅賞故名義可得而誘司馬溫公諫院記謂汲汲於名

者猶汲汲於利也夫汲汲於名誠不可而使人主疑諫者之好名諫者亦以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世儒或疑其說而記禮者以此正告天下而不諱曰如此則受否則已若衡權尺寸之不爽非惟國之常典宜爾蓋君臣相與之際本自坦白正大而無所用其諱也後世多忌而疑其於賞也有上下相蒙而弗及者又其是非乖異間主亂朝乃至遷其刑於諫遷其賞於不諱而士亦矯語曰吾不悅賞不畏刑此豈其情哉自宋以後持論愈高用法日外雖欲

如蘇氏復古之制增設髡刑彼既遷其刑於諫矣誰與
執不諫之刑乎夫賞罰莫若近情近情則可行彼明允
者習於縱橫之術期於必售激而爲儀秦以術好其上
者也怵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下以
術而非其情故士亦遂有不悅賞不畏刑者夫使天下
而皆不悅賞不畏刑天下不可爲矣

明大禮說

明大禮議如楊廷和毛澂及杖謫諸臣之說具矣皆欲
考孝宗兄武宗而疑於以弟後其兄攷之禮受重者必
以尊服服之故爲人後者爲之子先儒謂所後其人不

定凡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春秋時兄弟爲後有二一魯僖一嬰齊僖公閔公之兄也而爲閔後文二年八月有事太廟躋僖公左氏以爲逆祀謂子不可先父是以閔僖爲父子也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而曰明者爲昭次爲穆公羊亦曰升僖公是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躋升也故曰逆祀此皆謂閔於文爲祖僖於文爲禰也故又曰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耳嬰齊歸父之弟也而後歸父傳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說

者曰不稱孫者不沒其實也又曰嬰齊公子遂之子也
不後遂而後歸父遂有弑子赤之罪焉故廢之而後歸
父是以弟後兄者也明世宗之於武宗也猶僖之於閔
嬰齊之於歸父也其可爲之後無疑也然則當何服曰
受重者如親子然服皆三年天子諸侯以同姓支子爲
之子本臣也而爲之子如親子然故曰臣子一例按閔
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服晉張靖之言曰僖公爲
閔服三年此兄爲弟後服三年之證也然則祀當何稱
古者稱曰先君曰先王曰先帝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
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其於廟

但稱諡如是則世宗於武宗之主宜書曰武宗毅皇帝
於孝宗之主宜書曰孝宗敬皇帝其自稱曰孝皇帝曲
禮所謂內事曰孝王某是也記曰入廟則全乎臣全乎
子祭祀且然何況嗣統然則世宗之於興獻稱考乎抑
降其禮乎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菽水傳曰不貳斬也
何以不貳斬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如是興獻之不
當稱興獻宜也此爲人後者之禮也自張璠桂萼倡爲
繼統不繼嗣之說方獻夫霍韜輩從而煽之世皆以尤
璠萼而不知廷和與激亦有以予之隙廷和不後武宗
而後孝宗夫武宗既可後則孝宗亦可後於是世

宗快其猖狂自恣之行而不憚考興獻帝興獻入之大廟而廁之羣帝之閒與獻本臣也而帝之孝宗武宗本帝也而廢之未嘗廢孝宗武宗也而不爲之後則是不廢而廢也璵蓐之說階亂而亦延和之廢其一世有以兆之也夫統系於嗣不嗣則統何所附延和不知嗣武宗而統絕璵蓐并不欲嗣孝宗而統再絕何以謂之繼統不繼嗣哉璵蓐又謂非漢定陶宋濮王比此又非也禮重大宗故爲人後不得顧私親彼漢哀宋英孝固養之宮中矣然沒而定議立之與生前養之而立之其爲人後則一其爲之子則一非生前則謂之繼嗣死後則

謂之繼統也請更以漢以後徵之孝宣追尊所生但曰
悼考悼后而已未敢不後昭帝光武中興同於創革疑
若可以帝其先世者其立廟用張純朱浮之議旣並建
三宗矣而以平哀成元爲四親廟代今親廟別爲南頓
君立考廟上至春陵節侯尊大統而抑私親爲萬世法
也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諸藩入繼大統當明爲人
後之義毋敢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妣爲后此亦最
正可據以折璵璣之失而并可正激興廷和不後武宗
之失近儒徐氏讀禮通考謂王侯之家當其生也以諸
父昆弟爲臣其沒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且兄終弟

及殷禮也史記紀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合兄弟祖孫而論何謂倫序相當不相當哉是故段氏玉裁爲之說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非權則經不可久傳子經也非傳子則天下必爭爲人後權也非有爲人後之法則其爭必大無子而於同宗爲之子焉權也爲之子而昭穆不相當則兄弟可相後也亦權也此春秋之義也所以濟傳子之窮者也不知春秋則處變事不知其權必至若世宗自陷於不臣不子而并陷興獻於不臣不子不參觀漢以後之制則不知漢之猶爲近古雖如孝宣光武而不敢隆其

私親而况帝與獻考與獻如明世宗之紛紛乎或曰武宗淫縱不當立後然準以春秋自爲萬世之禮定案不爲武宗或謂如全氏紹衣但持爲後之服而不稱子此亦一說然廟中稱謚不稱考段氏固言之惟於濮議是歐陽而非温公乃其所蔽歐陽之說曰服制外物也故可降不知禮重者服服降則名亦降如曰服可外名獨非外乎禮爲其父母云者從其初之詞也泥其詞而於所後者而人之可乎且本爲父母而降其父母之服與稱爲大宗屈也服降而名猶襲焉是無別也是不統於所尊也此雖庶人之家不可况受統而帝者乎惜乎温

公不能據此以爭而至今疑其禮然雖博達如段氏且有所蔽要其大者段氏所得爲多矣段氏著論凡十篇其言甚詳余爲撮其要附以己意而折衷諸家以竢知禮者攷焉

答客問

客有問於余者曰爲諫官者言不聽則當去而有不去者何也琦曰去就之閒未易言也記曰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可以去矣此論其常者也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又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謂不言則可去豈謂一有不合而悻悻以去乎哉在昔直臣莫如關龍逢

比干聞其諫而死矣不聞其去也周之左儒衛之史魚
吳之伍員楚之屈平或誅或死或放廢卒不忍去國漢
之時賈誼汲黯朱雲其著者也誼上政事疏數萬言雖
遠謫終不忘君黯屢言不用出爲淮南守伏地不起乃
曰願拾遺補闕雲請斬佞臣張禹禹卒不罷雲亦未嘗
以此求去而帝於治檻時且旌其直矣迄於東漢楊震
左雄李膺范滂之屬論者或咎其激不責其不去官且
吾聞自來諫疏多者唐魏徵陸贄耳徵遇太宗納諫之
君可以不去贄以沮裴延齡罷爲太子賓客宜去矣至
貶且死而不果去何耶宋以後魁傑方艱之士尤衆其

載於宋史者不可殫數田錫魯宗道范仲淹倡之於前
司馬光呂晦唐介歐陽修繼之於後疏有一再上不聽
而去之者矣有數十上不聽而後去之者矣又有交章
合辭力爭不納而後去之者矣然其去也不絕其祿或
典郡或勾祠或請行邊未幾又復起故足以養其敢言
之氣而此數君子者亦未嘗以屢蹶屢起爲恥而欲以
苟全其名者也自是以後諫者史不絕書而明言路較
廣自翰林臺省以迄郎署皆得諫廷杖誅斥相繼言者
不少挫蓋是時舉錯雖乖於上而公議猶伸於下故也
人臣上也爲道次者爲名最下爲身語云鷲鳥累百不

如一鶚楊左諸人至以死爭而不去抑又烈已夫人臣之於君以義合者也諫而不聽義非不可去也然吾歷觀前古其間忠臣碩士所遇不同往往獨爲其難至於遭辱蹈禍舉天下笑以爲愚而不悔者豈其有所激而爲此與抑亦自計已審如孔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與客曰子之言當矣退而書於冊以告同官者